

需役聞之於詭於詭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  
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癸子綦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  
此今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  
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  
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  
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  
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  
朝徹者曾中朗然如在天平且澄徹之氣  
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  
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不生  
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難殺之而不為  
死生之而不為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  
毀即是自然也摻者拂也雖摻擾汨  
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摻擾而後  
見其寧定故曰摻寧摻寧也者擾而後成  
此名也  
九箇聞字真是奇絕則墨文字也因有言  
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  
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

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  
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蕭與曠同以言自  
許故曰蕭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  
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詭者言之不足  
而永歌之也於嗟歎也言其自得之樂也  
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  
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  
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  
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  
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九

蕭 森 林 希 逸 卷九

內篇大宗師下

子祀子輿子梨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  
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  
偻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  
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  
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  
化子之左臂以為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  
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  
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  
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  
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

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  
 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  
 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倭曲身  
 貌發背瘡也五管塔之發處也順下而隱  
 於臍肩脊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  
 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  
 和而後成病故曰有冷其心間而無事不  
 以病為憂也跣躡扶曳而行之貌自照于  
 井而見其形歎曰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  
 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  
 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  
 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  
 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  
 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  
 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繫  
 著也苟為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  
 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  
 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  
 云莊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  
 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  
 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擇矣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治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治必以為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  
 鍾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  
 遽然覺  
 曾子之易言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  
 為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  
 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  
 驚怛將化之人鼠肝蟲臂言至小之物也  
 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論但  
 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為擇逆亦前  
 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

賈誼曰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皆自此中抽  
 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為怪造物之視  
 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  
 能之咸安也成然寐之狀也遽然覺之狀  
 也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  
 上一段真文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相與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  
 霧挽挽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問而子桑  
 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相與以無心也相為於無  
 相為無為而為也挽挽踴躍之意無極無  
 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  
 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

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沖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也。往往事猶助原壤沐樽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反子琴張而言也。猗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為人猶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者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為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擊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道

選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修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弔之。某則陋矣。與造化者為人。只是與造物者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懸疣。喻此身為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茫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為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辱之貌。為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辱勞。此老子禮以強世之意。觀者示也。音貫。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

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疇人曰。疇人者。疇於人而伴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為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為也。疇人疇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伴合也。疇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須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曰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也言其常怪之也言怪訝之久矣進於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為已為其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為萬物故曰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

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

駭異而其心闕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旦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眾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

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眾

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為宜也兩字良可笑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

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

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

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

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

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

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夢為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

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為罔乎罔夢為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柴軒先生亦曰及我能笑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

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

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

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將運得

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

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以

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前所謂其

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做成名字

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黜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鑿鑿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然而補我則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為助語也軼亦助語也奚來為何必來也黜剝點污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

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鑿鑿成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黜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歎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整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巖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為之眾形之間如百卉羣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

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曰益矣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粲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其後也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為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為愛立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墮肢體也去智黜聰明也大通即大

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生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絕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

詞感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求其為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

居 齋 林 希逸

內篇應帝王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始出於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卧徐徐安